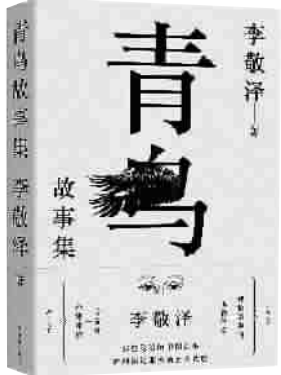


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历史诠释

——读李敬泽新书《青鸟故事集》

◎ 钟芳



印象中,李敬泽素以灵动犀利、精微别致的文学评论为世人高度关注。此次,他的新书《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却突破文本界限,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将细密的知识、考据与想象融合在

一起,编织出逝去年代错综复杂的图景,以及其背后那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坚守与追索,读后令人印象深刻,并对他有了一次全新的认识。

1994 年夏,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李敬泽第一次读到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从吃穿用度、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细节勘察历史的做法启发了他,从此他也开始在浩瀚典籍、残章断简里钩沉古人的“生活、梦想和幻觉”,并于 2000 年辑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十余年后,李敬泽将此书重新修订、增补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巨大的鸟和鱼》三篇,交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于是就有了这本《青鸟故事集》。

一路读来,可以看出,在整个历史叙事里,李敬泽对日常事物的细节和平民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兴趣。他关注细节,关注物质,关注那些近乎不存在的边缘人物,比如唐宋的香,比如明代的钟表,比如鸦片战争中的中翻译。他在这些细节和边缘人物中以考据和想象去建构种种神奇的、但又是有历史依据的故事。《青鸟故事集》的撰写既充满挑战,又有发现新事物的乐趣,呈现出有别于散文随笔群体风格的一种重在彰显历史想象的“混搭美学”。字里行间,我们见到更多的是李敬泽作为一个兴趣广博的读者、作为批评家、作为文体家、作为考古者乃至侦探的复杂面相。

“我像侦探一样,从那么不相干的书里面,把那几个人揪出来,在他们几个人之间发现了一个联系,这

些大历史之下非常微小人物的活动呈现出了‘历史的背面’。”《青鸟故事集》既是散文、评论,是考据、思辨,也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全书在与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以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为基本材料,经由语言和翻译问题,深刻探讨历史过程中的沟通与误解,时间跨度由唐代至现代。在这些故事中,一个个曾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衔接交流的人,如一只只青鸟,倏然划过天空,它们飞翔的路径和姿势被想象、被铭刻。李敬泽本人却将《青鸟故事集》定位为“一本面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的书”。他认为,历经千年,人们对异域的想象,乃至人的生存境遇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传统保持着对异质经验的对话和好奇心,这个过程充满了想象、幻想、谬误。”

凌厉的故事 裂变的人格

◎ 李刚

淋,时而撕心裂肺。故事的硬朗,情节的独特,叙述的波澜不惊,恰似一幕幕无法设定的风景,给我们带来汹涌澎湃的阅读体验。

阅读刘迪的《秋之水》有点像阅读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冷静,简洁,但却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暗示着可能会发生的难以预料的巨大后果。小说没有大段的情景描写、心理分析,以及一些半生不熟的写作手段。而是直接用行动和语言推进,直接用情节和事件切入,犹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通过一次次的飞快切割把读者引入人性凌厉的深处。

人性的晦暗处与人性的光明处一样,散发着不可捉摸的光,只不过这种光是那么的阴冷、那么惨烈,足够把生命和世界摧毁。蒋佩就是这

样一个在复杂人性中挣扎的人物。他是一个警察英雄,是一个与罪犯周旋、并破获多起重大案件的法律维护者和超级神探。恰恰是这样一位崇高的英雄,内心和情感深处却是一位双重人格或是多重人格的人。一方面他打击罪犯;另一方面,当他对满秋水和女儿小鱼的爱被嫉妒和失落替代时,他便像罪犯一样,用邪恶的手段对造成这一切的好兄弟宋朝痛下杀手。

人性的探究与解剖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在这种表达中,作者似乎刀刀见血,剑剑封喉。但越是剖析得深入越显得作者对人性的困惑与不可预见、不可捉摸。诚如作者所言:写作此书,皆在探索人性的诸多可能。人性的复杂往往难以一言概

之。而探究其复杂也许就是文学的要义之一。

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往往会逼仄着一个人心理与性格的变异。蒋佩的异变从他少年时代就开始了。这个革命者和革命军人的后代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其人性深处的毁灭欲望成为他解决现实问题的暗器(在农场一根细钢丝杀死瘦子)。随着他的青春勃发,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这种毁灭的心理定向被深深地包裹起来。然而包裹得越深,爆发得越惨烈。当他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隐忍,都被小鱼奔向宋朝的情景猛烈击碎时,那把毁灭的暗器再也按耐不住寂寞了。

英雄没有末路,只是迷失在自己的迷局中。

可能是悲剧,也必须是悲剧

◎ 于是

文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或因有非凡历练,或因有绝世妙思,历来都是艺术创作的对象,文学、电影常以他们为原型,延展出精彩的历史小说——但其主题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人。

众所周知,《欢愉》(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是根据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故事改编的。米德是文化人类学领域具有奠基和开创性的人物,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实地考察后所作的著作震惊了西方世界,其中关于文化、性、青春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从学术角度讲,她的业绩很快就被后辈赶超了,但她对新几内亚部落两性关系的态度成为女权运动的基础理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世界男女平等的进程,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深受其影响,《时代》杂志称她为“世界祖母”,《纽约时报》说“她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

莉莉·金在仔细研究米德的史料后,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悲情小说?

内尔(米德的原型)在新几内亚旅程发生之前,已出版了惊世骇俗的著作(显然对应的是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让同为人类学者的丈夫嫉妒不已。嫉妒吞噬了原本

的爱,打破了原有的相处模式,芬感到自己在这段婚姻、这场学术合作中失去了主控权,可悲的是,也因此失去了对妻子起码的爱怜,他仅剩的主控权似乎只能在床第间爆发。在学术关系上,他对她极尽欺瞒之事,两人早已道不同,无法为谋。所以,班克森一出现,就弥补了内尔缺失的各种关爱:伤痛的身体得到班克森的悉心照料,苦闷的精神与班克森一拍即合。但即便内尔有非凡的观察力、执行力,却打骨子里被男权文化影响,并不能够制造属于自己和真爱的幸福,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怀孕的她在回程的邮轮上死去,芬坚决海葬,就此掩盖了各种可能性——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在战利品(用土著青年的性命换来的圣笛)一事上发生争执,乃至冲撞;也可能她留恋班克森,导致芬怒火难耐……然而,她本可以留下来,和班克森在一起,不是吗?她已经认清了自己和丈夫在价值观、情爱观等重大方面的迥异,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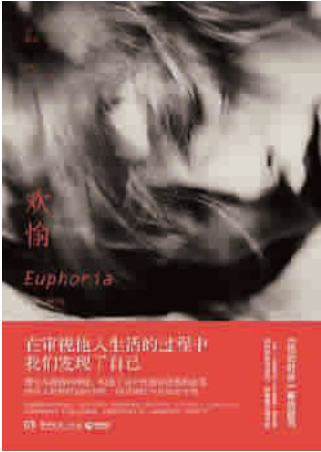
内尔是西方性别论的实践者与颠覆者,但作者赋予她优柔的性格,导致这场颠覆胎死腹中——她只能作为局外人,试图看清另一种文明中的两性关系,却无力扳正自己所在的、失衡的两性天平。正所谓:当局者迷。

人类学本身就是年轻的新兴学科,他们面对的是转瞬即逝的另一种文明,他们想以研究结果拓展整个人类对世界的客观认知,但研究方式注定是对那种濒临灭绝的文明的干预。谁也不能彻头彻尾抛弃自己的思维方式,做到绝对客观、绝对融入的跨文明研究。身为研究者,他们只能反观到自己所属的文化的偏颇;身为观察者,他们只能在审视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

所以,两个男人的形象也有不同程度的悲剧性。

芬的悲剧性在小说高潮时的那个清晨飙升到至高点。他突然驾着小船离开,带走了部落里最有名、最绝望、受西方文明荼毒最深的少年首领,因为他决意抢走临近部落的圣笛,指望靠笛子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甚至在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赚一大笔钱。为了胜过妻子,为了虚荣,他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更可以自欺欺人(说他会隐身术的咒语)。到头来,他只能隐姓埋名混迹天涯,空忙一场。

班克森出身学术世家,其父热切地希望孩子们能继承他的衣钵研究生物学,但两个哥哥相继殒命。班克森被人类学吸引,但得不到父母的认同。学术研究上的无力和感和亲人死亡造成的阴影令他心



灰意冷,试图自杀,直到内尔出现,带给他身心合一的爱情,却也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二战期间,他的理论被纳粹扭曲附会,愈发强化了这种悲剧。

为什么米德的故事被写成了催泪悲剧?是因为悲剧的地位历来比喜剧高一点?因为读者和市场都爱看悲剧——多少读者在看到结尾时的那颗蓝纽扣时飘泪?更深的原因恐怕是:无论学术或爱情,幸福感只能短暂辉煌,一旦深入挖掘,悲剧就不可避免。历史小说可以挖掘到历史未曾演示、但可能发生的戏剧性。莉莉·金尝试了悲剧:以小说的形式挖掘一位具有先进两性观的女科学家自身悲剧的必然性。

新书推荐

《小说课》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新作《小说课》是其首部文学讲稿,辑录了作者在南京大学等高校与学生谈小说的课堂实录,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在《小说课》中,毕飞宇拥有双重身份:写作者与阅读者。他说:“阅读是需要才华的,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作为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小说创作经验、尝试过多种小说创作技巧的作家,面对那些我们从儿时就熟知甚至熟读的作品时,毕飞宇总能读出别样的精彩。毕飞宇认为,小说家最重要的能力是直觉,最典型的职业特征是相信虚构。直觉引领着毕飞宇抵达了逻辑无法抵达的地方,虚构引领着毕飞宇,也引领着我们抵达了现实无法抵达的地方。《小说课》照亮了文学经典那些幽暗的角落,也照亮了虚构与直觉,带着我们完成了一次对理性思维与现实世界的突围。

《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张祥龙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这是一部带有中西比较意味的哲学、伦理学著作,集结了张祥龙近年来谈及“家与孝”话题的文章。作为国内专事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张祥龙有着中西方哲学素养和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在书中,他从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谈到中国儒家思想,从家庭、孝道论及人性内涵,进而触及对中西哲学思想和伦理的深层思考。

《三十年细说从头》李翰祥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这是李翰祥导演的珍贵回忆录。拍出了《清宫秘史》、《火烧圆明园》等代表作的李翰祥导演是影响中国电影史的重要人物,创作踪迹横跨两岸三地。本书集结自李翰祥导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东方日报》连载的同名专栏,内容涵盖其从影三十年的心得杂感,两岸三地影坛的掌故见闻,老北京民俗文化的五行八作等,三教九流,无所不谈。他的语言风格幽默风趣,文辞生动,细节丰富,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在李翰祥导演诞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也有相当的纪念意义。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冯其庸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史学家、《红楼梦》专家冯其庸先生今年一月刚刚作古,这本书是他的口述自传。书中叙述了他九十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他所开辟的学术道路。冯先生出身贫寒,努力攻读,毕业于著名的无锡国专,后投笔从戎。在学术上,主持校订《红楼梦》成一代红学大家,不仅重视读书和文献记载,也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曾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又穿越米兰、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本书是一部韵味悠长的口述自传,也是一幅反映中国近百年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